

● 英雄武俠系列

雷神震天



3



远方出版社

第二十六章 神丹宝剑赠英豪

这种出人意料之外的奇异变化，不但使“地刀”伍星魁心惊胆裂，就是童天琪自己也觉得有些惊异。

一见出招无功，“地刀”伍星魁本能的一收“七星刀”，旋身侧出三尺，预备再攻，猛一用劲，欲待出招，突然发现真力不继，而这时，童天琪已撤招攻了下来，身法快得骇人听闻。

出招已然力不从心，唯一可走之路，只有退避了，“地刀”伍星魁暗中把牙一咬，双足一顿，身子腾起不到两尺，突听童天琪冷喝一声，道：“事实证明尊驾功力不继了！”话声中，“地刀”伍星魁只觉眼前金光一闪，童天琪持剑的左手，已以快得不可思议的速度挥扫出来。

叭的一声脆响，接着响起“地刀”伍星魁一声窒息的闷哼，他一个矮小的身体，直退出五六尺远，轰然一声撞在一块高石上，要非双手抓得急，几乎滑跌地上。

冷酷的扫了嘴角血流如注的“地刀”伍星魁一眼，童天琪阴沉的道：“假使童某此时告诉尊驾你所服的是假丹，尊

驾该不会怀疑吧？”

似乎有点明白了，“地刀”伍星魁强忍住内腑奇痛，脱口道：“那真的……”

童天琪冷酷的一笑道：“真的童某服下了。”

“地刀”伍星魁低头只见童天琪立足之处，周围三尺之内，虫蛇远避，再看看自己双足周围，只见虫蛇已近到不足两三寸了，突然他仰天狂笑道：“哈哈……这么说，老夫手中的剑也是假的了。”话落低头一看，始才发现手中拿的是一个模型而已。

童天琪冷冷一笑道：“尊驾大概没有看过两侧石碑上的文字。”

“地刀”伍星魁强撑住摇摇欲倒的身子，大笑道：“哈哈……老夫一生只知有己，不知有人，当然，更不会去为一具尸体设想，却没想到竟然上了那牛鼻子死鬼的当，哈哈……”狂笑一阵，突然紧瞪着童天琪的俊脸，道：“童天琪，你好似不像武林中人传说的那么狠，因为，老夫至今还没死。”

童天琪冷酷的一笑道：“童某相信你能活的时间已没有多久了。”话落缓缓转身去取石上药株。

咬紧牙根，提足了全身所有残余的功力，“地刀”伍星魁举起那柄他一生仗以成名的七星刀，对准了童天琪背心一声不响的猛力掷了出去。

万没想到“地刀”伍星魁在临死之前，竟仍不忘报复，童天琪右手将石上那株奇药拔出，突觉一缕锐风袭向背心重穴。

由以往对敌的经验，不用回头，童天琪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，右足支地猛然一旋，倏然侧过身来，“七星刀”恰好擦脸而过，“嗤”的一声钉在方石之上，没入半尺多深。

就在这时，耳中又传来“噗通”一声巨响。

缓缓转过脸来，童天琪眉心穴上的血痣突然红了，注定用力过猛而仆倒水中的“地刀”伍星魁冷森森的道：“尊驾的唯一希望又成泡影了。”

吃力的撑起上身，“地刀”伍星魁依石坐下，冷声道：“这是老夫一生中的第二件遗憾事。”

童天琪冷酷的一笑道：“这第二件遗憾事却替尊驾带来了杀身之祸。”

倔强的冷笑了一声，“地刀”伍星魁道：“死并不是老夫最遗憾的事，童天琪，在老夫临死之前，你可愿意听听老夫那第一件最大的憾事？”

童天琪冷冷一笑道：“童某怕失去了杀你的机会。”

“地刀”伍星魁“噢”了一声，吃力大笑的道：“哈哈……这个你放心，老夫怎么样死总得算是死在你手中的。那件遗憾事关系着今日武林的整个恩怨，老夫相信你愿意听听。”

童天琪心头一震，但却未形之色，冷冷一笑道：“尊驾所遗憾的可是没把武林恩怨制造完成？”

抬起涣散的目光扫了童天琪一眼，“地刀”伍星魁摇摇头道：“日月帮之崛起，东海势力的消减，这些都有老夫一分力量在内，唯一遗憾的是老夫既未占有其母，又未伤到其女。”

童天琪俊脸倏然一变，冷声急问道：“尊驾既有一份制造今日武林恩怨的力量，那剩余的，又是谁制造的？”

似乎已隐入了沉思之中，“地刀”伍星魁继续吃力的道：“那是一对当时武林倾国倾城的姊妹花，‘武林双艳’这绰号一点都没起错，他爱上了姊姊，老夫爱上妹妹，老夫当日虽尽了一切力量，但仍被别人捷足先登了，可恨，可恨，老夫不但恨那得到她之人，也恨那不识抬举的贱婢，因此，老夫要报复，尽一生之力报复。”说到这里，他脸上突然浮现一抹得意色彩，大笑道：“哈哈……机会终于被老夫找到了，是那贱婢婚后的第二年，产下一对姊妹，美丽聪明，不亚其母，然而，他们却没料到一年后，老夫敢摸上万圣岛，带走了其中一个，哈哈……小子，你不会知道老夫为什么要那么做吧？嘻嘻，这就是老夫要报复的手段，老夫要等她长大稍懂人事后奸污了她，然后放她回去，她双亲一定认识她，因为她除了有颗美人痣外，胸口还有一颗朱砂痣，哈哈……多完美的妙计。”

童天琪眉心穴上的“血痣”红欲滴血，要不是为了要从他口中知道点有关家破人亡的事，他那双举到胸口手掌，早就推出去了。

吃力的喘息了一阵，“地刀”伍星魁突然脸色一惨，愤声道：“不知是哪个王八羔子竟偷偷的到老夫隐居的山中偷走了她，开头，老夫以为是万圣岛的人，哪知明察暗访了数年，竟然不是，于是，老夫重入江湖，要找到她……”话未说完，那张灰白老脸的肌肉突然抽搐了一下，嘴巴张了张，黢然歪倒水中，在那双颤抖的手臂上，此时正盘绕着无数毒

蛇，这个心毒如蛇蝎的罪魁祸首，就在至死不悟的情况下死于毒物口中了。

童天琪失望的冷笑了一声，自语道：“你虽然罪该万死，但此时死的却太早了。”话落缓步向出口处走去，他脑海中，此时正不停的映现古洞所见的那假“月华夫人”的少女花容。

□ □ □

由原来的洞道，童天琪爬到出口处，突听外面“十殿追魂医”燕遗圣焦急的问道：“童天琪，得手了没有？”

没有回答他的话，童天琪把奇药拢入袖里，双手猛一拉石壁，飞身射出洞外，理理散在额前的黑发，童天琪注定“十殿追魂医”燕遗圣焦急的脸色，道：“让尊驾久等了。”

察颜观色，“十殿追魂医”燕遗圣知道童天琪已得手，脸上喜色一闪，急声道：“得手了？”

童天琪缓缓从袖中把奇药取出，冷冷的道：“药是得到了，不过，尊驾要付出欺骗童某的代价。”声音冷酷无比，话落一扬手，把奇药抛给“十殿追魂医”燕遗圣。

似乎没想到童天琪会如此轻易的把一株天大奇珍拱手让他，“十殿追魂医”燕遗圣接药在手，细细的慎视了一番，突然震声大笑道：“哈哈……三果赤桃芝，童天琪，你一定不知此物的珍贵吧？需蜃龙尸为肥，长清泉为辅，三百年不见日光，哈哈……”大笑一阵，突然偏头讽刺似的问道：“你说老夫要付出欺骗的代价，不知是什么代价，童大侠可否指教指教？”

童天琪冷冷一笑道：“尊驾要付的代价是那颗首级。”

“十殿追魂医”燕遗圣一怔，笑道：“什么时候取？可是现在？”

童天琪冷笑的道：“等尊驾交药之后。”

“十殿追魂医”燕遗圣轻蔑的一笑道：“谁来取？”

童天琪冷酷的一笑，道：“血劫手，童天琪。”

“十殿追魂医”燕遗圣冷笑道：“你可知道老什么时候欺骗了你？”

童天琪冷冷的道：“在童某进内洞之时，尊驾给童某的驱毒药丸是含有三日散功之毒。”

“十殿追魂医”燕遗圣毫无惊容的仰天大笑一声，道：“哈哈……大概是‘地刀’伍星魁告诉你的了，童天琪，你既知老夫做了手脚，莫非以老夫那药会突然失灵吗？”

冷冷的笑了笑，童天琪阴沉的道：“尊驾所制药物的功效，童某非常佩服，很不幸，尊驾只知三果赤乐芝需蝮龙尸为肥，却不知那条蝮龙是个万年巨物。”

得意的脸色突然一变，“十殿追魂医”燕遗圣脱口道：“万年蝮龙，可有内丹。”

童天琪缓缓探手入怀，摸出一颗赤珠，冷冷一笑道：“假使童某说已服下去，尊驾一定觉得意外，这东西也是蝮龙身上取出来的吧！童某在取你首级之前，可以赠你一颗。”话落伸手弹了出去。

接住赤珠一看，“十殿追魂医”燕遗圣脸上唯一的怀疑之色也消失了，喃喃自语道：“原来龙首真人杀的是只万年蝮龙，却毒赤珠，却毒赤珠足可证明。”自语一阵，精眸中突然冷光一闪，阴声道：“童天琪武林中皆说你功力高不可

测。”

童天琪闻言立知其意，冷漠的一笑道：“尊驾可是不相信？”

“十殿追魂医”燕遗圣冷笑道：“不错，老夫想领教领教。”

童天琪冷酷的一笑道：“尊驾在白浪费时间。”话落突然抬手遥向“十殿追魂医”燕遗圣背后石壁上一按，冷声道：“尊驾如果认为有必胜的把握，可以出手了。”

既无风声，也无响声，“十殿追魂医”燕遗圣不相信童天琪这虚虚一按，石壁上会留下什么痕迹，冷冷一笑道：“声东击西，虽是上策，可是你童天琪做得太草率了。”话落并不回头。

童天琪冷漠的一笑道：“童某此时杀你姓燕的，可说易如反掌，用不着声东击西。”话落倒背双手向“十殿追魂医”燕遗圣背后踱去。

目光跟着童天琪走动的脚步，“十殿追魂医”燕遗圣缓慢的转过身来，迅捷的抬眼向石壁上一扫，他目光再也收不回来了，红润的方脸惨然一变，豆大的汗珠刹那间涌满额角。

一条清晰的盘龙，深陷石中有三寸多深，周围青苔齐如刀割，衬托得龙形特别醒目。

五丈距离虚空一按，若非亲眼目睹，谁也不会相信会有如此骇人的力道，潜龙掌本就惊人，再加上这份内力，“十殿追魂医”燕遗圣心知与这抗衡，只是自取其辱而已。

怔怔的瞪了良久，“十殿追魂医”燕遗圣沉重的叹了口气

气，道：“一失足成千古恨，童天琪，老夫当初太小看你了。”

止住脚步，童天琪缓缓的转过身来，冷酷的道：“尊驾以为有可能的话，神州广阔，你可以找地方藏身。”

“十殿追魂医”燕遗圣脸色一整，傲然冷笑一声，道：“燕遗圣生平不避任何访客，三日之后，老夫到上面古洞交药，童大侠如果没有别的吩咐，燕某告辞了。”

童天琪冷漠的道：“三日后，童某在上面古洞等你，尊驾请便。”

“十殿追魂医”燕遗圣藏药入怀，走到水边，回身一抱拳道：“燕某告辞了。”话落纵身跃入水中，一闪而没。

低头看看破碎支离仍染有血迹的衣服，童天琪亮如寒星般的眸子中，突然涌现可怕的寒芒、煞气，缓缓把龙首剑佩挂腰间，喃喃自语道：“该是你飞霞岛的不幸了，你们没有杀死我童天琪。”话落回身，扬手抹去壁上掌印，飞身跃射水中。

□

□

□

此时的童天琪不但功力已复，更增进了许多，潜身水底，运目四望，只见水道光滑，鱼群游动，与自己先前进入时，目不能视的景象大不相同。

童天琪水功本就天下少有，此时功力精进，游行更快，不大工夫已升到上古洞的通道口，略一思忖，童天琪决定从另条水道先入大海，然后再进飞霞岛老巢。

水道虽直，但却修远无比，也不知花了多少时间，等童天琪潜入大海，游上岸时，已是红日欲沉，海面已到黄昏时

候了。

抬眼向岛上一望，只见灌木丛生，四周沙滩环绕，不见人踪，童天琪走到山边，就地坐下，调息了一阵，才待起身，突听山上灌木丛中犬吠，接着有人喝问道：“什么人？胆敢么闯飞霞岛？”

没有回头，童天琪心说：“引路的来了。”

喝问之人未见回话，更加震怒，怒喝一声道：“喂，朋友，你他妈的耳朵聋了？”

这时，突然有人开口道：“喂，老赵，你瞧这小子的背影像不像四天来没找到尸体的童天琪。”

一听他们找了自己四天，童天琪心头不由一动，暗忖道：“我在山腹中停留了最多只有两天的时间，难道我在水中走了有两天时间不成，照此算来，明天就是与燕遗圣的三日之约了，一天时间，怕消灭不了飞霞岛，看样子我得先去应约了？”

就在童天琪转念之间，那被称为老赵的人，突然如梦初醒似的叫道：“果然像他，你不提就起我几乎被他瞒过去了呢？你看，他背后不是也有一道伤口吗？”

另一人道：“合该我俩当立此奇功，快动手吧，晚了周围的人可能也要闻声赶来了。”

两人商量未定，突听左右两侧四五丈外响起一片犬吠声，那方向正对着童天琪存身之处。

被称为老赵的人，惊声道：“不好，他们也看见了，咱们快动手啦！”话声才落，山坡上已急如鹰隼般的抢下两个四十上下的凶暴汉子，两人才一着地，两只大如牡牛的大犬

已跟着赶到，狂吠一声，作势欲扑，却被两个汉子喝住了。

左侧汉子凶残的瞪着童天琪，道：“嘿嘿，朋友，任你能躲擅藏，终究还是没逃出我飞霞岛，朋友，识相点，别自讨苦吃，乖乖的跟大爷们走吧！”

两臂向后一支，仰着上身，童天琪冷漠的一笑道：“两位什么身份，自信够资格来抓童天琪呢？”

右侧凶汉冷嘿一声，道：“小子，死在眼前，还摆架子，天下不识相之人，大概他娘的你是第一个了，站起来，跟大爷们走。”

童天琪毫不动容的淡然一笑道：“童某可以告诉两位，你们的命，在下收下了，你俩很幸运，做了童某血洗飞霞岛的第一批孤魂野鬼。”语声平静、冷森，听了令人发毛。

先人为主，两个凶汉认定了童天琪没有抵抗能力了，彼此对望一眼，同一回头，只见两侧已有二十几个同伴围上来了。

右侧凶汉忍不住低声道：“老赵咱们得动手了。”

姓赵的一点头，两人同时起步，向童天琪逼了上来。

仍然没有移动，童天琪望着汹涌的海潮，冷冷的道：“不敌自绝，尚可留点忠义之气，两位还是自裁了吧！”

姓赵的嘿然冷笑一声道：“小子，你想自裁，爷们也不会让你得手。”

童天琪冷酷的一笑道：“两位准备了，童某在此先向两位说明了，再走两步，就是两位阳世道路的尽头了。”

也许是语气太过于冷酷慑人，两个凶汉闻言不由自主的一停，突然同声冷笑道：“朋友，爷们要是能被人几句大话

吓死，也活不到今天了。”话落再度迈动脚步。

距离本已近在四尺之内了，两人第一步跨出，猛然同时一横身子，第二步倏然踏出，才欲飞身扑上，突听童天琪冷酷的一笑道：“两位躺下吧！”随声撑地的左手突然扬了一扬，一蓬黄沙，直袭两人面门，快得使人难以想象。

就在两个凶汉飞身的同时，突听一个雄浑的声音道：“要活的！”

那人话声才落，两声凄厉无比的惨号已扬了起来，两个飞跃扑上的身体，就地平摆地上，细细的沙粒，在两人额上现出一条黄色的盘龙。

就在两人仰天跌倒的同时，童天琪左侧六尺之外，飞落一人，这意外的变化，把他震住了。

童天琪仍然双臂支地半仰着，冷冷的扫了来人一眼，漠然的道：“谭大护法，童某使你失望了，没有留下活口。”

看着两人额上的死亡标记，谭茂林不由自主的深吸了一口冷气，强自定了定神，冷笑着：“童天琪，你没有死，的确可贺，只是，你不该再投罗网。”

童天琪冷漠的一笑道：“谭大护法，童某以为你我之间用不着客套，童某要说一句真心话，谭大护法，你可愿意听？”

这时，两侧赶来的人已全围了上来，每人带一条巡山犬，声势甚是庞大，谭茂林见状心头略定，冷冷一笑，讽刺道：“每个人临死之前，都有个心愿，老夫很明白这一点，你说吧！”

撑直了身子，童天琪缓缓站起身来，冷漠平静的道：

“这不是童某的心愿，而要你转告你飞霞岛上下众人，准备他们身后之事。”话落星目中冷酷的光芒闪射，缓慢的平伸出右手，冷酷的道：“从现在起，飞霞岛已在这只血劫之手的掌握之中了。”

谭茂林心头微微一震，冷声道：“就凭你童天琪这句话吗？”

童天琪冷冷一笑道：“尊驾可是要什么证明？”

谭茂林冷笑道：“老夫想请阁下到总寨一行。”

童天琪冷漠的道：“假使童天琪现在尚有等办之事，不能去呢？”

童天琪闻言心头一动，暗付道：“他可能功力仍未复元，是以想以大言相欺，瞒骗过去，哼，小辈，你认错人了。”心念一转，冷笑道：“童天琪，老夫已说过，就凭一句话解决不了事实，老夫勉为其难，要强尽地主之谊了。”

童天琪平静的冷漠一笑道：“尊驾这晨有多少人？”

谭茂林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连老夫在内，共有二十一个，童天琪，你可是觉得太多了一点？”

童天琪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连狗算上，共是四十四位了，童某以为尊驾似伴太少了。”把狗与人同处无异是比人为狗。

谭茂林老脸立时一沉，阴沉的道：“童天琪，说这句话，老夫要你付出代价。”话落扭头冷喝道：“放出五条狗，教训教训这小辈。”

周围徒众，个个凶残成性，闻言同时喜色一闪，立刻就有一六七个人解开了狗练。

为找童天琪，这些巡山猛犬都曾嗅过童天琪的气味，束

缚一去，七条狼够狂吠一声，一窝蜂的扑向童天琪，白牙森森，纵跃如风，四面八方围上，若是换了江湖二三流的角色，就这七条猛犬，只怕就难以应付了。

阴沉的冷笑了一声，童天琪身子微微一旋，已脱出群犬包围圈外，冷漠的一笑道：“谭大护法，你这七位同伴不济事了。”

巡山猛犬都受过严格训练，一扑不中，立时四散，重新把童天琪围在核心，狂吠声中，再度扑了上来。

星目中寒光一闪，翻腕拉下腰间玉鞭，清叱声中，但见一圈白森森的鞭影一闪，血光中传来一惨鸣，“砰砰”连响声中，几条断头犬尸，四散飞扬而起，满天血雨，洒了周围飞霞岛的徒众满头满脸，状极狼狈。

童天琪仍然岸立在当地，他周围环摆着七颗血淋淋的狗头，身上却滴血未染，断头与踢出之间，时间的短暂可想而知。

望望骇然而立的谭茂林，童天琪冷酷的一笑道：“尊驾又少了七个同伴了。”

不敢再相信童天琪功力未复了，但是，此刻已成骑虎之势，欲退无路，谭茂林心中略一盘算，低声吩咐了身侧两个亲信几句，打发他俩奔回山坡去了。

童天琪见状冷冷一笑道：“尊驾此时才派人求救已来不及了。”

谭茂林向四周徒众扫了一眼，冷笑道：“童天琪，你若是条汉子就别突围。”

童天琪冷然一笑道：“童某虽然有事要办，不能久留，

但是，你放心，在你剩余的这三十四个同伴上路之前，童某决不离去。”

谭茂林冷森森的一笑道：“童天琪，你说话算数吗？”

童天琪冷冷一笑道：“尊驾不用拖时间，血劫手言出不二，如果尊驾认为童某该先出手，童某决不会令尊驾失望。”话落缓步走了过来。

谭茂林见状老脸一变，脱口冷喝道：“解开巡山犬。”话落稍停，目光环扫了一周，突然喝道：“上，一齐上。”

□ □ □

谭茂林一声令下，周围飞霞岛的徒众立时刀剑齐出，人声杂着犬吠声，如浪似潮般的向四面八方围向童天琪。

扫了立身外围，未曾加入战圈的谭茂林一眼，童天琪阴沉冷静的道：“谭大护法，你放心他们前来围童某吗？”

童天琪话声才落，已有四五条猛犬先扑到了，白玉鞭顺手一挥，厉喝声中，四五条猛狗已应手横尸，左掌顺着身子旋转之势向外挥出，四五条血淋淋的狗尸，飞越过众人头顶，直撞向旁立的谭茂林。

谭茂林没想到童天琪在这么多人围攻之下，还有时间来对付他，见状心头一震，慌忙拍出一招“八方风雨”击向压下的狗尸。

“轰轰”一阵连响，四五条巨狗尸体应声飞落四方，但那些淋下的鲜血，竟然无法挥散，溅了他一头一脸，狼狈不堪。

童天琪打狗挥尸之际，众人也已围了上来，刀剑齐举，映日生辉，才配上呼叱狗吠之声，情势的确混乱而震人。

白玉鞭抖手挽起一圈白芒，阻住了攻来的诸般兵器，左手猛然一挥，一股无形强大压力，立时把包围圈推开了许多，但却未下杀手。

众人开头见童天琪举手之间连杀数狗，心中对他本有些惧意，此时见他两手齐出，竟然无人伤亡，畏惧之心，立时大减，于是那些躲在后面的人也开始向前。

包围圈又缩小了，这次，童天琪只把众人兵器阻开，却未推开包围范围，于是众人的信心更增加了。

包围的圈子越来越小了，童天琪既未冲出战圈，也没有伤到围攻之人，因此，谭茂林原先以为童天琪功力未复的信念又增加了。

得意的阴笑了一声，谭茂林冷声喝道：“夜长梦多，死活不论，快动手。”

这时众人信心也已因情势而增加了，个个都想争先立功，哪还有再畏缩不前之人，包围圈更小了。

童天琪迅捷的把玉鞭交到左手，右手已按在龙首剑的剑簧上，星目中杀机四射，血痣红如滴血，冷酷、缓慢的，童天琪道：“时间到了，是各位上路的时候了。”“了”字才落，“铮然”一声悦耳龙吟声响起，一股森森寒人心肺的冷芒，挟着两道刺眼的白光，遮天盖地的向四周罩了下来。

剑类自然的指向众人咽喉，偶然间，童天琪发现了“龙首剑”的另一奇特惊人之处，那两颗凸出的龙目，不论任何角度，只要照得到日光，就能把日光聚集成缕，剑尖一指敌人咽喉，两股强光正好照着敌人双目。

血雨纷飞，头颅滚动，人惨号，狗哀鸣，嘈杂的声音已

改成了一另一种声调，只是，这种声音听了令人恐怖。

死亡前的短奏并不太长，这海滩上又恢复原有的平静，红日刚沉下海面，晚霞却照着这片血淋淋的海滩。

低头看看手中薄如叶片的白森森无血的剑刃，童天琪冷漠的自语道：“三百年后的今天，你又染上血腥了。”淡漠的扫了四周纵横的人狗尸首一眼，平静而无所谓的，童天琪小心的跨过尸堆，走到被这突然骤变骇呆的谭茂林身前两尺左右处，冷漠的道：“尊驾比他们幸运点。”

好似突然惊醒了过来，谭茂林本能的倒退了两步，骇然冷声道：“童天琪，你想赶尽杀绝吗？”

冷酷的笑了笑，童天琪道：“尊驾一向趾高气扬，难道对死就这么畏惧吗？”

谭茂林答非所问的冷声道：“童天琪，老夫从未见过你这等凶狠之徒。”

冷酷的笑了笑，童天琪扬扬手中的“龙首剑”，道：“现在，尊驾看到了，不过，尊驾放心，你并不在这第一批内，借你之口，传与飞霞岛主知道，两天之内，飞霞岛上众人，将步这些人的后尘，童某已说过了，飞霞岛在血劫之手掌握中了。”

自知决非童天琪之敌，谭茂林色厉内荏的冷笑一声，道：“飞霞岛总寨内，老夫等你。”话落迫不及待的转身欲去。

童天琪冷冷一笑道：“尊驾就这么走了吗？”

心头一震，老脸跟着色变，倏然止步转过身来，谭茂林脱口道：“姓童的，你待怎样？”